



方 路詩選 (2001-2003)

【導 讀】

方路（1964-），本名李成友，出生於檳城州大山腳鎮，祖籍廣東普寧，台灣屏東技術學院畢業。作品曾獲：中國時報新詩評審獎、大馬優秀青年作家獎、南大微型小說獎、星洲日報散文獎、傑出潮青文學獎。著有詩集《傷心的隱喻》（2003）、《電話亭》（2009），散文集《單向道》（2005）、《Ole Cafe 夜晚》（2010），微型小說集《輓歌》（2006），詩文集《魚》（1996）。

鍾怡雯在〈論方路的感傷主義風格〉中指出：在六字輩的馬華創作中，方路是一位罕見的「感傷」主義者。他主要寫詩和散文，小說創作量較小，把方路稱為「感傷」主義者，乃是因為「前六字輩」創作者中大都步入中年期，有的早在開始創作時便有意識的選擇反省歷史和批判現實作為創作主軸，創作量豐沛的可能歷經風格的轉折和蛻變，「感傷」或者是年少時的遺跡，或者是刻意地被壓縮成為零星的點綴，不會持續並放大地發展成為風格。感傷，尤其是抒「小我」之情的感傷模式，在馬華創作者身上，總有那麼一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風花雪月意味，很容易被貼上忽略現實的民族主義標籤（方路對此似乎有點警覺，少數的回應時局之作，〈煙花〉、〈遙遠的鄰人〉等詩，或者〈日頭雨〉、〈我和我的戰爭日誌〉可視為歧出。不過，無論是政治／歷史，或地方誌的書寫，大抵皆籠罩在傷心或憂傷的表述底下）。感傷

是抽象的感覺形容，它跟讀者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情感上的呼應，理論通常使不上力，評論缺席是這類作品的存在狀態。

方路從一九九二年起發表作品，他的散文和詩的主軸通常不是事件，而是高密度的情感，死亡和離別，物傷其類是他最常處理的主題。至於收入《魚》的五篇小說，基本上並沒有逸出詩和散文的範疇。他在《單向道》的自序〈單純地回鄉〉說：「散文，對我來說是一種傷逝的文體」。《單向道》前有題辭「給亡兄李成財」，《傷心的隱喻》的題辭則為「給亡母陳蘇女」。散文和詩對方路而言皆是悼亡之書，書寫是祭悼，向過往凝視，張望，是傷逝的結果。「單向道」意味著「無法逆反的時間之流」，姿態因此勢必是「傷心」的。「傷心」是一種生命情調，也是內容，既是情緒，也是風格。

方路曾經在一篇詩人對談中表示：在文學書寫，他個人追求三個領悟。第一，也是最淺的，是傷心，傷感的情懷。他必須渡過這個關口，再提昇到悲情。悲情在文學中是很重要的書寫，必須花很多時間準備，他正朝向這個方向走去，未能到達。最後是懺悔，那是思想家和哲學家的路向。

這部《傷心的隱喻》在感傷書寫上，方路建立了自己的風格和寫作策略，他用灰色系的文字去貼近生活，逼視記憶中的黑暗角落。

鍾怡雯認為「童年」是方路的主要題材，在姿態上是回首凝視；在心態上，或潛意識裡，則是縫補（以前的經驗缺口）。創作是生活經驗的再經驗，在這再經驗的過程中，方路找到了情感的出口，寫作的入口。《傷心的隱喻》有一輯題為「鄉愁」，有三首寫父親的詩〈鄉愁〉、〈父親〉和〈沉默〉，跟散文中較少出現的父親正好互補。方路散文寫母親者頗多，父親卻較少出現，比

較完整的片段是〈七月鄉雨〉和〈記憶的請柬〉，前者寫父親因為帶鴉片被警察抓到，差一點在警局自盡成功，然而那是很小的片段。〈記憶的請柬〉其中有一輯「煙館」寫父親在不捕魚時便窩在煙館抽大煙（鴉片）。三首詩和兩小片段的散文建構出來一個沉默、疲累，抽鴉片的父親形象，僅僅如此，卻彷彿已經為讀者說明他和父親之間「無法多說」的原因。〈鄉愁〉裡的父親形象是從孩子的視角切入：「我的童年累積成很深的眼袋」，童年經驗對於方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輯所選的七首詩，都可以讀出感傷主義的色澤。方路經常在詩歌文本中重建那個遠逝的時空，充滿情感纖維的記憶場景，足以淬取出心靈底層的哀傷，或者對舊事物的懷想。對已故親人的緬懷，更成為方路營造情境的焦點，在敘事跳接或空白之處，留下不可言說的縫隙，讓讀者在段落與段落之間讀出回音。

鄉 愁 (2001)

父親坐在日出前的壽板店前
等我的童年長高

伸出舌尖呼吸的滑板
打開薄唇發音的鼓皮
他說 快說幾句話呀

爸 一個音節
爸爸 雙音節

腳車擱在烏鴉集體做過早禱的樹下
父親日出前點上菸
頭頂盛開的魚肚白

車站旁坐老了幾間旅社
父親坐老了的脊椎骨

我的車程剪成背離的儀式
票據打了下站停車的洞孔
約好父親在對街醃好菜的記述中
等我

爸 一個音節

爸爸 雙音節

我的童年累積成很深的眼袋
如原鄉的草鑄成很沉的禱聲

父親從日出前的壽板店
遠遠推來腳車

身體遮擋住剛刨好眾棺木的店鋪門
他說我從小怕棺
別往裡邊望呀

父親推過來的原鄉
推成我回歸的鄉愁。

在橋上 (2001)

在橋上
河以淺淺的口音
約我而來
親人剛好買來一束白菊花的消息

在橋上
河因我而來
親人的口音像遠方的雷聲

只有河懂得
為何我在白菊花的橋上
低泣。

井 (2001)

一口井
交代待父親說過的話

紫花邊
吊桶垂下了回音

我用力汲起水
想盛滿父親交代的話

不知是誰
又弄溷了井。

母音階 (2001)

冬至

替母親錄製聲帶
一卷原鄉
帶有兩滴的音帶
像午後剛醒的啄木鳥在咳嗽

姪女放學回家
把書包掛在釋迦樹上
聽我們錄音

母親把閱歷堆積成長輩的骨節
如墳頭的硬度可敲醒幾頭打盹的野狗
聲帶在轉
時光的舌
臉上的魚尾紋長出植物的菌

冬至

坐在錄音機前
母親的話題聲音沙啞
像前輩揩在肩上涉水

越過欄杆

爆竹響成花瓣
幾座山摺成站影
長輩和一大群豬
結伴逃過

我從母親口音中看到原鄉
像姪女在屋前聽到原聲雨。

萬宜樓 (2001)

——小時，母親替樓主浣洗衣物，養家。這座
具風塵味的舊樓，現已拆除重建，樓在人易。

整個童年都在樓主櫃檯前
偷窺濃妝女子待客的媚眼

窗口有時故意擠來火車進站的樣子

站在樓宇口
木梯扶出黑白的風塵味

樓主捆好隔夜衣褲
扛在肩上我跑回家

火車站有時擠出了客人弄醉的樣子

包裹比我的童年還重
母親掌上洗出的繭比我的骨骼
還硬。

針 車 (2001)

老屋一架舊針車
擺在祖先祭壇下

蜘蛛替牆上的遺照
上香

時間穿好睡衣
躺成臥姿

針孔上線時
屋外織成熱鬧
喪禮。

父親 (2003)

好像在屋後打嗝
整身很累的樣子
鄰居竟然播著舊粵語歌
報車推過大疊過時報紙
好像在屋後打嗝
整身很累的樣子
村童竟然爭搶著斷線箏
齋堂老人蹲在樹下聽經
我和父親一樣
好像在屋後打嗝
整身很累的樣子
醒來時很想叫出這生中
第一句父親。